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參太師 耀武樓南俠封護衛

且說包公審明談月，吩咐將黃寡婦母女三人帶上來。只見金香果然醜陋不堪，玉香雖則俏麗，甚是妖淫。包公便問黃寡婦：「你受了談月三百兩，在於何處？」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，只得吐實，稟道：「現藏在家中櫃底內。」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。將她母女每人撈了一撈，發在教坊司；母為虔婆，暗合了貪財賣好之意；女為娼妓，又隨了倚門賣俏之心。金香自慚貌陋，無人聘娶，情願身入空門為尼。贓銀起到，償了趙國盛銀五兩，著他另外擇娶。談明素行謹慎，即著他在通真觀為觀主。談月定了個邊遠充軍，候參奏下來，質對明白，再行起解。審判已明，包公退堂，來至書房。此時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，請示。包公看了，又將談月的口供敘上了幾句，方叫公孫策繕寫，預備明日五鼓參奏。至次日，天子臨軒。包公出班，俯伏金階。仁宗一見包公，滿心歡喜，便知他病體痊癒，急速宣上殿來。包公先謝了恩，然後將摺子高捧，謹呈御覽。聖上看畢，又有桃木人兒等作證，不覺心中輾轉道：「怪道包卿得病，不知從何而起，原來暗中有人陷害。」又一轉想：「龐吉你乃堂堂國戚，如何行此小人闇昧之事？豈有此理！」想至此，即將龐吉宣上殿來，仁宗便將參摺擲下。龐吉見龍顏帶怒，連忙捧讀，不由的面目更色，雙膝跪倒，惟有俯首伏罪而已。聖上痛加申飭，念他是椒房之戚，著從寬罰俸三年。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，立時叫龐吉當面與包公陪罪。龐賊遵旨，不敢違背，只得向包公跟前謝過。包公亦知他是國戚，皇上眷顧，而且又將他罰俸，也就罷了。此事幸虧和事的天子，才化為烏有。二人重新又謝了恩。大家朝散，天子還宮。

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，便內閣料理這幾日公事。只見聖上親派內輔出來宣旨道：「聖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。」包公聞聽，即隨內輔進內，來至修文殿，朝了聖駕。天子賜座。包公謝恩。天子便問道：「卿六日未朝，朕如失股肱，不勝鬱悶。今日見了卿家，方覺暢然。」包公奏道：「臣猝然遭疾，有勞聖慮，臣何以克當。」天子又問道：「卿參招上義士展昭，不知他是何如人？」包公奏道：「此人是個俠士，臣屢蒙此人救護。」便說：「當初趕考時路過金龍寺，遇凶僧陷害，多虧了展昭將臣救出；後來奉旨陳州放賑，路過天昌鎮擒拿刺客項福，也是此人；即如前日在龐吉花園破了妖魔，也是此人。」天子聞聽，龍顏大悅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此人不獨與卿有恩，他的武藝竟是超群的了。」包公奏道：「若論展昭武藝，他有三絕：第一，劍法精奧；第二，袖箭百發百中；第三，他的縱躍法，真有飛簷走壁之能。」天子聽至此，不覺鼓掌大笑，道：「朕久已要選武藝超群的，未得其人。今聽卿家之言，甚合朕意。此人可現在否？」包公奏道：「此人現在臣的衙內。」天子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卿家將此人帶領入朝，朕親往耀武樓試藝。」

包公遵旨，叩辭聖駕，出了修文殿，又來到內閣。料理官事已畢，乘轎回至開封，至公堂落轎，復將官事料理一番。退堂，進了書房。包興遞茶。包公叫：「請展爺。」不多時，展爺來到書房。包公便將今日聖上旨意，一一述說：「明早就要隨本閣入朝，參見聖駕。」展爺到了此時雖不願意，無奈包公已遵旨，只是謙遜了幾句：「惟恐藝不驚人，反要辜負了相爺一番美意。」彼此又敘談了多少時，方才辭了包相，來到公所之內，此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已知道展爺明日引見，一個個見了，未免就要道喜。大家又聚飲一番。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乘轎，展爺乘馬，一同入朝伺候。駕幸耀武樓，合朝文武扈從，天子來至耀武樓，升了寶座。包公便將展昭帶至丹墀，跪倒參駕。聖上見他有三旬以內年紀，氣宇不凡，舉止合宜，龍心大悅。略問了問家鄉籍貫。展昭一一奏對，甚是明晰。天子便叫他舞劍，展爺謝恩，下了丹墀，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，將寶劍遞過。展爺抱在懷中，步上丹墀，朝上叩了頭，將袍襟略為掖了一掖，先有個開門式，只見光閃閃，冷森森，一縷銀光翻騰上下。起初時身隨劍轉，還可以注目留神；到後來竟使人眼花繚亂。其中的削砍劈剝，勾挑撥刺，無一不精。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眾人，無不暗暗喝采，惟有四勇士更為關心，仰首翹望，捏著一把汗，在那裡替他用力，見他舞到妙處，不由的甘心佩服：「真不愧『南俠』二字。」展爺這裡施展平生學藝，招招用意，處處留心，將劍舞完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，復又朝上磕頭。見他面不更色，氣不發喘。

天子大樂，便問包公道：「真好劍法！怪不得卿家誇獎，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？」包公奏道：「展昭曾言，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。如今白晝，只好用較射的木牌，上面糊上白紙，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，試他的袖箭。不知聖意若何？」天子道：「甚合朕意。」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，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。天子驗看，上面糊定白紙，連個黑星紋一概沒有，由不得提起硃筆，隨意點了三個大點，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，該立於何處任他自便。因袖箭乃自己煉就的步數遠近，與別人的兵刃不同。展昭深體聖意，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，斜行約二三步遠近，估量聖上必看得見，方叫人把木牌立穩。左右俱各退後。展昭又在木牌之前，對著耀武樓遙拜。拜畢，立起身來，看準紅點，翻身竟奔耀武樓。跑來約有二步，只見他將左手一揚，右手便遞將出去，只聽木牌上拍的一聲；他便立住腳，正對了木牌，又是一揚手，只聽那邊木牌上又是一聲拍；展爺此時卻改了一個臥虎勢，將腰一躬，脖項一扭，從胳膊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，只聽得拍，將木牌打的亂晃，展爺一伏身，來到丹墀之下，往上叩頭。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，請聖上驗看。見三枝八寸長短的袖箭，俱各釘在朱紅點上，惟有末一枝已將木牌釘透。天子看了，甚覺罕然，連聲稱道：「真絕技也！」

包公又奏：「啟上吾主，展昭第三技乃縱躍法，非登高不可，須脫去長衣方能靈便。就叫他上對面五間高閣，我主可以登樓一望，看的始能真切。」天子道：「卿言甚是。」聖上起身，剛登扶梯，便傳旨：「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，餘者俱在樓下。」便有隨事內監回身傳了聖旨。包公領班，慢慢登了高樓。天子憑欄入座，眾臣環立左右。

展昭此時已將袍服脫卸，繫縛停當。四爺趙虎不知從何處暖了一杯酒來，說道：「大哥且飲一杯助助興，提提氣。」展爺道：「多謝賢弟費心。」接過一飲而盡。趙爺還要斟時，見展爺已走出數步。楞爺卻自己悄悄的飲了三杯，過來翹著腳兒，往對面閣上觀看。

單說展爺到了閣下，轉身又向耀武樓上叩拜。立起來，他便在平地上驚伏鶴行，徘徊了幾步。忽見他身體一縮，腰背一躬，嗖的一聲，猶如雲中飛燕一般，早已輕輕落在高閣之上。這邊天子驚喜非常，道：「卿等看他，如何一轉眼間就上了高閣呢？」眾臣宰齊聲誇贊。此時展爺顯弄本領，走到高閣柱下，雙手將柱一攙，身體一飄，兩腿一飛，嗤、嗤、嗤、嗤順柱倒爬而上。到了柁頭，用左手把住，左腿盤在柱上，將虎體一挺，右手一揚，作了個探海勢。天子看了，連聲贊「好」。群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。又見他右手抓住椽頭，滴溜溜身體一轉，把眾人嚇了一跳。他卻轉過左手，找著椽頭，腳尖幾登定檀方，上面兩手倒把，下面兩腳騰步，由東邊串到西邊，由西邊又串到東邊。串來串去，串到中間，忽然把雙腳一拳，用了個捲身勢往上一翻，腳跟登定瓦隴，平平的將身子翻上房去。天子看至此，不由失聲道：「奇哉！奇哉！這哪裡是個人，分明是朕的御貓一般。」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，便在房上與聖上叩頭。眾人又是歡喜，又替他害怕。只因聖上金口說了「御貓」二字，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號，人人稱他為御貓。此號一傳不知緊要，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漢，人人奇材，個個豪傑。若非這些異人出仕，如何平定襄陽的大事。後文慢表。

當下仁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，當日駕轉還宮，立刻傳旨：「展昭為御前四品帶刀護衛，就在開封府供職。」包公帶領展昭望闕叩頭謝恩。諸事已畢，回轉開封。包公進了書房，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。展爺連忙穿起，隨著包興來到書房，與包公行禮。包公哪裡肯受，遜讓多時，只受了半禮。展爺又叫包興進內在夫人跟前代白，就說展昭與夫人磕頭。包興去了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「夫人說，老爺屢蒙展老爺護救，實實感謝不盡。日後還要求展老爺時時幫助相爺。給展老爺道喜，禮是不敢當的。」展爺恭恭敬敬，連連稱「是」。包公又告訴他：「明早具公服上朝，本閣替你代奏謝恩。」展爺謝道：「卑職謹依鈞命。」

說罷，退出，來到公所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。彼此遜讓一番，大家入座，不多時，擺上豐盛酒肴。這是眾人與展爺賀喜的。公孫策為首，便要安席敬酒。展爺哪裡肯依，便道：「你我皆知己弟兄，若如此，便是拿我當外人看了。」大家見展爺如此，公議共敬三杯。展爺領了，謝過眾人，彼此就座。飲酒之間，又提起今日試藝，大家贊不絕口。展爺再三謙遜，毫無自滿之意，大家更為佩服。

正在飲酒之際，只見包興進來，大家讓坐。包興道：「實實不能相陪，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來了。」眾人便問何事。包興道：「方才老爺進內，吃了飯出來，便到書房，叫請公孫先生。不知為著何事。」公孫策暫向眾人告辭，同包興進內，往書房去了。這裡眾人納悶，再也測度不出是為什麼事來。不多一會，只見公孫策出來，大家便問：「相爺呼喚，有何臺諭？」公孫策道：「不為別的，一來給展大哥辦理謝恩摺子；二來為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，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如失股肱，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才為要。況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，宜加一科，為國求賢。叫我打個條陳摺底兒，請開恩科。」展爺道：「這也是一件極好的事。既如此，咱們吃飯罷，不可耽擱了賢弟正事。」公孫策道：「一個摺底也甚容易，何必太忙。」展爺道：「雖則如此，相爺既然吩咐，想來必是等著看呢。你我朝夕聚首，何爭此一刻呢？」公孫策聽展爺說得有理，只得要飯來。大家用畢，離席，散坐吃茶。公孫先生得便來到自己屋內，略為思索，提筆一揮而就，交包興請示相爺看過，立刻繕寫清楚，預備明日呈遞。

至次日五鼓，包公帶領展爺到了朝房，伺候謝恩。眾人見了展爺，無不悄悄議論誇贊。又見展爺穿著簇新的四品武職服色，越顯得氣宇昂昂，威風凜凜，真真令人羨慕之中可畏可親。及至聖上升殿，展爺謝過恩後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。天子看了甚喜，硃批依議，發到內閣，立刻出抄，頒行各省。所有各處文書一下，人人皆知。

不識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